

# 在鐵鍊中

路 翎

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· 1954 ·

小說  
在鐵鍊中  
著者 路翎

\*

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 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

新華印刷廠上海廠排印  
裕興記裝訂所裝釘

\*

書號(134)[I II 8] 本書 179000 字

根據海燕書店一九四九年八月版本重排

本書曾印四次

一九五四年七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
本次印數 8080 冊

累計印數 14080 冊

定價 9,000 元

\*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## 目次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羅大斗底一生      | 一  |
| 王興發夫婦       | 五  |
| 王炳全底道路      | 八  |
| 兩個流浪漢       | 一三 |
| 破滅          | 一八 |
| 程登富和線舖姑娘底戀愛 | 二四 |
| 在鐵鍊中        | 二八 |
| 後記          | 三〇 |

## 羅大斗底一生

他是一個卑劣的奴才

鞭撻他呀！請你鞭撻他！

——拜倫

### 一

羅仁厚，大家叫他做羅大斗，是在父親底嬌縱，和母親底惡毒的鞭笞、咒罵下面長大的。全黃魚場都贊成他母親底這種鞭笞和咒罵，因此羅大斗底心裏充滿了有毒的恐怖。他底一生底目的，便是在於求得黃魚場，也就是那些有勢力的大爺和光棍們底好感。

他底家庭，原來是相當富有的，有過一棟屋子，一些田地，甚至有過一些奢侈品。但在他父親底這一代，便完全敗落了。最後就祇剩下了黃魚場後面的山邊上的一棟破爛的茅屋。在這座茅屋裏，他父親抽鴉片到四十歲，最後吞鴉片而死。他母親餵豬，打草鞋，編草帽，維持

着全家底生活。

在這種情況底下，他底頹廢的父親嫉恨人世，對他底母親懷着惡毒的憤怒；他認為，敗壞了一切的，是這個愚蠢的女人。女人害怕丈夫，並且崇拜他，永遠向他低聲下氣。於是脆弱的羅大斗便成了她底發洩憤怒的對象。

尤其在最後的幾年，他父親是無比的嬌縱着他，他母親對他則是無比的惡毒；惡毒的刑罰，總是祕密地，突如其來地進行的。他父親輕視周圍的一切，嚮往往昔的書香世家，在他底脆弱的身上寄託了一大堆的夢想。鴉片鬼在煙榻上教他認字，每當他認識了一個字，便快樂地哈哈大笑一場，幼年的羅大斗學會了謊騙、賣乖、帶着強烈的虛榮心，不停地諂媚着他底父親。

常常地，在夏季的黃昏裏，落日底光華下面，他父親牽着他慢吞吞地走了出來，不理任何人，向着坡下的豐饒的田野，宛如舊式的地主……

他父親死去的時候，他底妹妹已經兩歲，他已經十七歲了。母親，好像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女兒身上了似地，懷着奇異的妒嫉，不停地毒打着他。但這時候，愛着他的，還有一個年老的伯父。老伯父住在那個叫做十二道溝的山邊上，有着一間破茅屋。老伯父沒有兒女，並且沒有絲毫的財產，因為這個世界是有着某種人情的緣故，他才能生活到今天的。『仁慈』

的紳糧劉名高因了他底三十年的忠誠的服役的緣故，給他茅屋住，並且每年給他一點東西。此外，他在黃魚場底任何公共場所都能夠得到一份食物。現在他是七十歲，不能做什麼了，但精神仍然很活潑。他歡喜修理各種破爛的東西，他不停地修理着他底茅屋，因為它老是被風雨毀壞。

羅大斗從母親底控制下逃到他那裏去，聽着他不停地亂說，看着他徒然地做着事情，得到了一種安靜，此外他還在他身上得到了一種美麗的理想：被黃魚場同情地養活着，真是一件好事。但母親時常衝了來，揪住了他就是一頓毒打；並且用最惡毒的話咒罵老人。經常地，老人總是裝聾作啞，乘機還要向陰慘的姪兒做鬼臉。

有一次，老人顫抖地站了起來，憤怒得好久都說不出話來，指着羅大斗底母親。

『你，……你這個婆娘……你把你底兒用……用籬兜背起麼！你，你背起麼！……冤屈！冤屈！冤屈啊！』老人說，哭了起來。

就在這以後的第三天，老人爬到梯子上去拾漏，跌下來，死去了。

於是羅大斗就感到了非常的淒涼，他底父親，尤其是他底老伯父，對於他，是神聖的。他是怎樣地仇恨他底母親啊！沒有多久，他就走進了黃魚場底光棍們底圈子，開始了他底狂熱的，追求榮譽的生涯。

他有過一度的發奮。事情是這樣的：他替一個穿西裝的年青的先生擔行李到場後的一所莊院裏去，說好了是十塊錢。到了地點，這個先生祇給了他一半的數目。於是他就非常可憐地懇求加一點，他說：這個錢，是拿去吃藥的。他底萎縮的樣子一定使這個青年的上流人物覺得討厭，他很有理由相信羅仁厚是在罵他吃藥，於是給了羅仁厚一個耳光。接着又是一個耳光。

羅仁厚頹然地回到場上來了，一見到熟人，他底眼淚就湧出來了。

『他打我啊！他們打我啊！』他哭着，說。

『哪個打你？』或者『爲啥子打你？』於是男人、女人、小孩站成了一個圈子，把羅仁厚圍在中央。

『我擔得出血，那個鬼兒，他打我啊！』羅仁厚哭着，說。

『打了哪裏？』一個女人，問。

『這裏，你看，這裏。』羅仁厚指着左腮，說，而且張開嘴，用舌頭在裏面舐着。

『是打出血來了哩。』另一個女人，驚異地說，注意地看着。

羅仁厚，覺得悲傷，嚶嚶地哭了兩聲。

『羅大斗，你咱個不還手嘅？』那個驚異着的女人，問，把懷裏的小孩拖上一點，以熟練的動作，把奶頭塞到他底嘴裏去。

『你有極子用！』一個缺牙的男人鄙夷地說，然後拖着鞋子走了開去。

羅大斗覺得自己受了侮辱，他不平地看着那個走開去的男人。

『站着，你哥子！你哥子聽我說……』他用打顫的手揩去了眼淚，環顧大家，說，『要不是我生病，我羅大斗打得起他……我連他底西裝都扒下來……我羅大斗在本碼頭，不是說麼，還承大家看得起，你哥子不要以為……』羅大斗激昂地說，——但頓住了。

那個缺牙的男人，站在圈子外面，兇惡地看着他。

『你還說麼！』缺牙的男人，說。——『有種你還開腔麼！』

『天啊，我又不是說你！……你哥子未必還多這個心！』羅大斗說，然後可憐地向大家笑着，——『我這樣像一個男子漢麼！』同時他想。這句話，表現了他底最高的理想——『不是說麼，我羅大斗家裏還是見識過一些，比起那些人來麼，不是吹的話，的確是要高點兒！』他向一個女人說，露出那種高傲的樣子來。

『老子揍你！』缺牙的男人，擡起袖子來，咆哮着。

『你，你來麼！』羅大斗，痛苦得戰慄，晃動着身體，叫。

『你是什麼東西！』羅大斗拚命地叫，同時他挨了一拳。大家拖開了他們，——羅大斗，高聲地叫嚷着，被別人推了開去。

羅大斗底萎縮的樣子，他底層出不窮的牛皮，是常常要觸犯黃魚場底主人們底威嚴的；他底這一切，是常常要喚起那些豪壯的人們底嫌惡來。同時，他底混亂的激情，他底詭譎的品行，招致了所有的正直的人們底嫌惡。大家都不同情他，大家都覺得，欺凌他，是正當的。正直的人們，是明白羅大斗底作風的：沒有隔上幾個鐘點，羅大斗便出現在茶館裏，向缺牙的光棍提起了剛才的誤會，陪了禮，傾訴着自己底好心腸，感動得不停地流着淚了。

羅大斗底最高的理想，便是成爲一個真正的男子，就是說，成爲一個光棍，有一天能夠站在街上，如缺牙的光棍欺凌他似的，欺凌別人。

『來，羅大斗，上去！』光棍們喊，於是羅大斗就上去了，像一頭忠心的狗。

### 三

他底母親，聽到了鄰人們底議論和建議，考慮了很久之後，準備替羅大斗娶親了。

她漸漸地明白，對於他們母子，娶親是一條正當的路。但她是孤獨的，她覺得她底周圍

全是敵人。她懼怕鄰人們底議論，因此她仇恨他們。同時，受她底鴉片鬼的丈夫底感染，她覺得自己底一切都比鄰人們高超。她底自尊心常常使她討好於她底鄰人們，但跟着來的總是更大的破裂。她底兒子成了她底弱點，她底混亂的熱情使她生活得更爲艱難。

因爲在這個世界上，是存在着一種漂亮的貴族制度的緣故，人們就紛紛地互相踐踏，渴望爬高。經驗豐富的人們就能明白，在高處的那個宮殿裏，除了金錢以外，別無神祕。金錢，是現實的力量；缺乏這種力量的人們，就給自己臆造了一種精神的力量。他們用各種東西使自己和高處聯接起來，這中間就產生了大的嫉妒，特殊的想像和癖好，以及某種神祕的情懷。羅大斗底母親，雖然同樣地輕蔑着那些富有的人們，却虔敬地供奉着他們底偶像。黃魚場上，因爲附近開設了一所工廠，一所中學，並且建立了一些闊人們底別墅的緣故，是繁華了起來；經常有漂亮的人們經過，店舖裏也陳列着各種華麗的東西。羅大斗底母親，從各處檢了一些香水瓶之類的東西回來，把它們擦得極乾淨，擺設在房間裏，以此驕傲於她底鄰人們，感到無上的滿足。

然而她底兒子是她底弱點。首先，他底存在破壞了她底夢幻，其次，他有一種力量，能夠使他清楚地看見周圍的一切；他並不怎麼輕蔑他底鄰人們，反之，他輕蔑他底母親，和她底那些香水瓶。

狂熱的，混亂非常的羅大斗，却有着的一種清醒的能力，能夠觀察他周圍的一切在它們各自底位置上。這是因爲，他底軟弱的心是容易感動，非常的敏銳。這更因爲，對於黃魚場，他是有着一種親切的，甜蜜的感情。

母親和兒子互相猛烈地撲擊，他們底心腸都很冷酷。

現在的這件婚姻，是由女家提起的。女家住在十二道溝後面的山邊上，靠近離黃魚場二十里路的雲門場。很多人都知道，女家的這個姑娘，周家大妹，是在七年前就被賣了出去的：她父親爲了一百塊錢的債，把她給了雲門場底一個紳糧家當丫頭。七年來，這個姑娘頑強地向着她底父母，她逃跑過多次。這一次，十天以前，她遍體傷痕地逃了回來，他底父母把她藏匿了，希望祕密地嫁了她。但這些知道這件事的人，都不願意告訴羅大斗底母親。這首先因爲，壞了女家底事是缺德的，其次，羅大斗底母親是過於不講理，大家都有些幸災樂禍。

羅大斗底母親，孤獨地辦着這件事，總覺得有些不妥。她竭力使自己相信，並告訴別人說，這件事情是辦得怎樣好，女家對她是怎樣好，等等，但總不大敢相信自己底話，另一面，羅大斗整天在場上混——從那次挨打以後，他是什麼事情也不做了——對這件事情顯得非常的冷淡。

羅大斗總是被各樣的幻想和色彩蠱惑。他渴望一切美麗的婦女。他時常跟着光棍們和女

人們胡鬧，漸漸地變得大膽，於是色情更熾烈。他當然不能滿意他母親給他找來的女人——無論這是怎樣的女人。他顯得冷淡，一面又看清了現實的一切，心裏覺得很淒涼。

他不向他母親說一句話，連飯也不回來吃了。他母親把他找了回來，一面咒罵他，一面又懇求他同意。

『沒得那個話！』他說，『是你娶媳婦，可不是我娶堂客！』

『沒得話了嗎？』他母親問。

『說完了。』他說。

於是他母親給了他一個耳光。他把他母親推到地上去，跑出去了。

#### 四

這個衝突之後，羅大斗底母親走了出來，向鄰家底老太婆訴苦。這是一個耳聾的老太婆，她正抱着烘籃，坐在小凳子上曬太陽。

『王家老太婆，你晒太陽是哈！』羅大斗底母親大聲地說，坐了下來。『老太婆，早上你看到我打我那個兒是哈！你想想那樣的兒呵！我昨兒跟他說：「跟你娶媳婦，看了人，生得不錯，女家又和氣！」我說：「賣了一口豬，後天交錢，你自己安排安排！」哈，你猜他朗個？』

他哼都不哼！好，今天不回來吃飯，找回來問他，好，他說：「是你娶媳婦，娶來服侍你，又不是我娶堂客！」他還罵我不要臉，難道媳婦就不該服侍我！我說，好！……老太婆，憑你底心說哈，你可看他行過孝沒有？」

她興奮地說着。聾子老太婆毫無表情地看着她。

「唉，你那個兒啊！」聾子老太婆慢慢地大聲說，提着烘籃，喘哮喘着。

「又好吃，又偷懶！……」羅大斗底母親說，沉默了一下，顯得不能忍耐了。『喂，憑你底心說，你可看他行過孝沒有？』她問。

『哪裏說孝？你那個兒麼，真是叫人……』老太婆大聲說，閉上眼睛搖搖頭。……

『該是這樣說的哈，王家老太婆！是麼，兒不孝，』羅大斗底母親興奮地說，心裏有了強烈的敵意，『我這個兒麼，就是受別人騙壞了！本來麼，心地又好，人又老實！』

『哈，你那個兒！』老太婆說，輕蔑地搖搖頭。

『王家老太婆，你聽好是哈！我這個兒是不好！不過我們這些人家麼，不是說那個，總比這些人家要高倒點兒！老太婆！你說說看，你家底兒對你又朗個麼！罵起你來啊，那才是！老太婆，我還是說知心話的哈！』她張望了一下，小聲說，以為聾子不一定聽得見，『你說你苦不苦哈！你才苦，你底兒挖死你！你家孫媳婦還是偷劉保長的！』

『賣麻屨！』老太婆叫，憤怒地顫抖着，站起來了。

『你罵我哈！你這個聾子倒還聽得見，看我停下告訴我底兒……』

老太婆瘋狂地叫喊了起來。她底孫媳婦，其實不知道這究竟是怎樣的事，從裏面衝了出來，叫喊着，向羅大斗底母親撲去。鄰人們都跑出來了，從坡下也有人跑來，一瞬間顯得非常的熱鬧。羅大斗底母親和老太婆底孫媳婦一同滾到地上去，扭成了一團。

## 五

事情進行下去，羅大斗也就不再反抗了，雖然還是沉默着。第三天下午，天氣很溫暖，羅大斗底母親，在房裏掃地的時候，有了較為快樂的心情。她臉上有着煩惱的表情，有什麼思想，她就大聲地說了出來。

她想着她底媳婦怎樣地走進房來，怎樣地聽她底話，做一切事情，並且把兒子勸進了正當的道路。她想，她怎樣地和年輕而柔順的媳婦坐在門前的陽光下，安靜地紡着線，周圍有嘹亮的雞啼和愉快的笑聲。她想到了美麗的孫兒和她底幸福的老年。

『是啊，是這樣！』她大聲地說，『人老了，牙齒脫頭髮白，不行了哈！我不做，媳婦他們做！』她說。她聽到有聲音說：『多好的福氣啊！』她快樂地笑了起來。

她帶着一種迷茫的表情，靠着桌子出神。

這是一間非常陰暗的屋子。在桌子上，陳列着香水瓶之類的東西。有的已經完全空了，有的則還剩着一點點香水，或一點點生髮油。黑人牙膏底空了的錫瓶子，被弄得非常之舒帖，放在陳舊發黃的餅乾盒上。一雙破了的白色的高跟皮鞋，從床下的罅子罐子之類的堆積物中奇突地顯露了出來，閃耀着光輝。

正面的牆壁上，貼着兩張明星畫片，另一面，則貼着一張一個駝背的道士放寶劍的畫像。這一切東西，都使羅大斗底母親感到巨大的滿足——但羅大斗却對它們懷着無比的嫌惡。

『要是我哈，早就把她打死了！』羅大斗底母親說：她想到了鄰家底媳婦。『我跟她說，凡百物都懂人性，一個人刮毒麼，連雀雀子都要避開！張家老太婆說：「他家麼，刮毒呢，連麥子種種都要煮起！」煮起，嚇嚇！」她笑着。

這時門開了，透進一道美麗的陽光，她底八歲的女兒走了進來。女孩穿着骯髒的綠棉袍，在衣襟上插着早開的臘梅花。她在跑動的時候，細緻地用手按着花。她站下，壓制着興奮，帶着一種貴婦人的風度垂下眼睛來，並且深深地嘆息了一聲。

『么妹，過來！』母親說，撫着她底頭。『不許跟那些人家底娃兒玩——你這花哪裏來的？』

『馬尾巴送跟我的。』這個小婦人說，賣弄着風情，希望被讚美。

『么妹，我跟你說！』母親說，帶着一種激動。

小婦人，露出一種細緻的感情來，走了過去，抬起頭來看着她底母親。

『么妹，你再跟那些娃兒玩，我捶你！』母親說。

么妹嚴肅地沉默着。她底母親憤恨地抓着她的手，向她低聲地說述了起來。

『么妹，你聽好：那些人家，哪裏叫人家啊！』母親憤恨地說，『隔壁么媳婦偷劉保長！我親目看到劉保長調戲么媳婦，晚上么媳婦就偷偷地上他那裏去！你該是曉得哈！』她停頓了一下，『跟你說，長大了不要學這些人！』

女孩一知半解地，嚴肅地思索着這件高深的事情，望着憤激的母親。

『么妹，我們是啥子樣的人家，哪能跟他們比。』母親熱情地說：『你聽好，我聽說新媳婦有點兒好吃懶做，等她來了，你不許作聲，有我收拾她！新媳婦是周家大妹，她們都說她賣跟人家做過丫頭，前天我去了，周家太婆親口跟我說，『親家，哪裏有這事呀！』那些嚼舌頭的不得好死！周家大妹，我親眼看見，人又頂靈醒，又白淨，又漂亮！』母親熱情地說。『你說還是哈？』

女孩懷疑地看着母親。她和母親之間的突然的平等，使她有些迷惘。